賴古堂集

賴古堂集附錄

小傳

盧陵王愈擴若先撰

櫟下先生姓周名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一字櫟園曰櫟下先生者學者之稱也先世自金陵徙居撫州之櫟下最後其大父復自櫟下徙江寧又徙大梁考其世惟櫟下居最久故自號櫟園志不忘也學者稱其志亦曰櫟園先生先生性巖岸居官不肯假借官裏人顧獨喜士自能詩文騷賦以至詞曲印篆書畫通一藝以上者無不折節下之與爲寒素交青紫中有能文章守己不改寒素者則亦以士之禮禮之宦轍經歷自三齊八閩以至江

淮士不遠千里傾蓋投歡與談說古今辨當名物
竊日夜不倦或周給其僕賃車馬或獎借之俾得
方幅齒遇或身既死而名湮沒不傳者搜求遺集
表章之或撫字其遺孤或經紀其喪事如贖張民
表遺産還其子允集購求天中四君子集及吳嘉
紀詩王猷定遺稿皆鋟板以行營盛于斯陸可三
林古度林雲鳳陳鴻趙珣之葬其最著者自爲良
有司敭歷卿貳周旋方岳監司之間左右遷轉不
常所至有政聲不以升沉介意在閩久棨戟遍八
郡以文人建武功皆從讀書體驗變化古人已行
事見者驚未曾有其出之裕如也戎馬倥偬不廢

講詠邵武詩話樓福州射烏樓皆其與文人遊止處二郡之人至今猶指以相語以治閩功擢左副都御史晉戶部右侍郎尋亦以閩故受羅織迄不爲閩累也在念室因樹爲屋居之若別業然時以所聞見一人一言之善及諸軼事隨筆記之命曰書影務使入於耳者畢聞於後世對簿時猶借伍伯手中筆作送客遊大梁詩其好士如此前後二十餘年再仕再已士亦再聚再散不以爲慽獄解出爲青州海防僉事轉江南督糧參議愛士益篤他時沒之時士有懷抱奇異過江南者輒自憤曰予恨不及見櫟下先生旁觀者亦或曰子惜不令

櫟下先生見也聞先生被論時危始者數矣閩人士舉旛負鎖思奇計爲白其寃者不下千人至有株累死若盧者卒無異詞吁亦可謂能得士矣所著書多尤以表揚人爲第一義其所輯賴古堂文選及尺牘四集皆此意而或者猶以爲有厚薄其甲乙寬嚴私故鄉人竊謂不然

論曰周姓系出成周周公之吐哺握髮好士所由來矣後世乃以此名歸之四公子之徒何耶孔北海座上客常滿猶之非士也貯名夾袋拔十得五乃真能好者櫟下先生從文章技藝中陰求天下奇士其必有所用之矣遭時侘傺茹拔無權惜哉

然微聞後之齮齕者以所選書逸其文用爲慙恨遂借叢肆毒蠱其果然耶好士勤表章反以此自累悲夫

賴古堂集附錄

年譜

明萬曆四十年壬子四月初七日子時朱太淑人生公于金陵狀元境祖居今所居宅廳事之右食舊菴即產公室也

癸丑二歲

甲寅三歲

乙卯四歲

丙辰五歲始入家塾誦讀過目不忘蒙師驚異不敢以童子視之

丁巳六歲

戊午七歲

己未八歲時經書已備誦雖未盡講述已能識聖賢大意

庚申九歲是年八月紀元泰昌

辛酉十歲是年紀元天啓

壬戌十一歲是年弟靖公生

癸亥十二歲隨封公赴浙江諸暨主簿任

甲子十三歲在諸暨時隨封公遊于五泄便知愛戀山水過西湖舟中信筆成詩多雋句同遊見者咸驚訝之

乙丑十四歲封公爲縣簿多所平反邑人見公喜

曰高于門者其在是矣封公以公事恒與令左久之左遷王府官遂拂衣還白下公是年始與上元高康生阜羅星子燿及族兄敏求南陵盛此公于斯輩互爲師友一時聲名嘖嘖

丙寅十五歲劉遁生先生設講祈國菴公每于講期潛詣聽之數年不輟其所印證頗有心得後遁生著標鮮講義多採入集中

丁卯十六歲讀書恒以夜自戛初至達旦方一偃息日則遊行登覽常謂人曰雲影天光皆足亂人心志作此等功業須是一隙不露乃可靜悟耳

戊辰十七歲與高康生輩爲文以復古自任不肯

隨附時調豫章艾千子目空一世獨于公敬異之曰此道復振賴有斯人時公始操觚選事有小題血戰之刻一時爲之紙貴是年改元崇禎

己巳十八歲祐國菴有十八瓣青蓮時已九月葉且凋矣同人戲語之曰子能令花復開乎公答曰予年十八花瓣亦十八氣相合必不棄我數日果放一莖同人異之爲作傲霜蓮花詩公作尤妙

庚午十九歲吳衆香開星社于高座寺社中惟公及餘姚黃太冲桐城吳子遠年皆十九吳門林若撫贈詩有慈恩他日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之句後公與子遠皆登第太冲以明經終若撫老而

貧公宦閩過吳門訪之而若撫以是日卒遂厚遺
其子以爲葬具
辛未二十歲公屢與試事咸以北籍不得入院京
兆詹公大收日中完七藝列公冠軍人益忌之百
計沮公公卽拂衣去後公官御史中丞入座過江
南沮公者尚在望見慙退
壬申二十一歲隨太封公赴汴梁視文氏長姊于
密縣有遊雲巖宮同文大士姊丈詩
癸酉二十二歲在中州館祥符張孝廉林宗家教
其子讀書長欄中公常言年二十二三時太封公
罷諸暨歸家中落兩親年邁以北籍沮于南試不

得巳走汴梁館張氏者八載每當夜闌人靜孤燈獨照布衾如鐵念兩親在白下身巳老大無所成立不覺擲書長痛展轉無可奈何巳復拭淚誦讀日復如是故公後雖官至卿貳自奉如寒素每謂馮淑人曰無忘長欄之苦也居恒以此責兒輩曰爾父功名如此之難爾輩身襲溫飽乃悠悠忽忽耶

甲戌二十三歲祥符令北平孫公承澤觀風得公卷大異之曰定非汴人公具以始末告孫公大爲賞識即取以冠軍爲之延譽又捐金爲公置田公有北海夫子爲某買田詩

乙亥二十四歲邑郡試俱第一遂入祥符學冬娶
元配馮淑人
丙子二十五歲秋試下第
丁丑二十六歲遊于歸德有飲宋雨恭先生湖上
齋詩
戊寅二十七歲
己卯二十八歲中鄉試公常言在闈中未午已完
書藝從隣號生讀其卷皆時尚之調公慨然曰是
安可與若輩競耶復更構思乃得今所傳文受知
于歸德推官王公世琇闈墨遂爲中州風氣之祖
至今天下傳誦之

庚辰二十九歲中會試生第一子在浚

辛巳三十歲謁選人得山東萊州府濰縣令作濰社合萊郡生童試之首拔十六人後以進士起家爲名宦者十二人

壬午三十一歲時天下大亂公誓死登陴守青陽樓者半歲城卒賴以全有巴桑戎捷至雪中見無衣陴卒警至諸詩秋鄉試分校易經房拔王公斗樞遂冠東省學士李公呈祥推官劉公毓桂亦是科所得士是年河決汴梁親串故人皆罹水患公遣弟靖公往視露宿河干覓其逸出者載歸厚爲存恤張孝廉林宗闔室被難獨存一幼子公撫之

于家至己丑代　覲過汴梁始爲擇配贖其田庄
以授其老僕郭明爲詩記之
癸未三十二歲舉天下廉卓行取入京師維人燃
香步送至德州千有餘里道中見者以爲未有盛
事
甲申三十三歲授浙江道試御史未十日逆闖破
京師公投繯爲家人救免時傳聞上已南渡公又
念太封公太淑人年邁因與張錦衣鹿徵避于浣
花菴越日偕鄭中丞二陽襍難民中遁出遂間道
歸白下時江南立弘光帝馬阮用事錦衣馮可宗
誣公從賊羅織下鎮撫獄訊無左驗復公官馬阮

又欲公劾劉公宗周始肯補用公笑謝之遂奉兩
尊人棲隱于牛首幽棲間不入城郭是歲爲
本朝世祖皇帝順治之元年
乙酉三十四歲王師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撫兩淮
授兩淮鹽運使以原御史銜改鹽法道鹽道之設
自公始
丙戌三十五歲擢布政司叅政淮揚海防兵備道
丁亥三十六歲擢福建按察使由浙入豫章展鴻
臚公墓遂從杉關入閩抵光澤寇亂道阻公遂于
邑中涖任任城守之責土寇李鳳毛自五都出公
出奇破之十月抵邵武時盜賊蜂起水陸俱爲賊

踞省會音信不得達城外烽火燭天公督蒼頭奴
子且戰且守城賴以全有自光澤登閩舟夜登邵
武城樓諸詩是年第二子在楊生
戊子三十七歲春夏在邵武叛將熊泰等謀以城
應賊公揆知密授計殲之五月大兵雲集路漸通
公始入省受事計在邵凡七閱月有入閩紀守邵
始末
己丑三十八歲以臬司署理兵備海防督學三篆
冬奉委代　覲赴京道過白下視太封公及朱太
淑人是年擢福建右布政使
戊寅三十九歲朝覲京師還白下六月還閩七月

以代建南道篆赴汀州有尤難爲懷詩在汀州招
撫土寇曾省上遊盜賊瓦解
辛卯四十歲自汀州還福州代左轄篆入闈提調
秋復代篆赴延平時邵武有叛卒耿虎之變公單
騎往諭之虎降
壬辰四十一歲是年海逆鄭成功反漳泉入郡震
動援勦大兵駐師泉州時漳巡道乏人巡撫張公
謂公知兵多戰功檄公往署公時在延平聞檄從
金戈鐵馬中馳入漳未幾賊退保厦門漳闈解有
清漳城上詩
癸巳四十二歲寇退復自漳署與泉道篆夏陞本

省左布政使是年生第三子在延
甲午四十三歲在福州秋鄉試提調擢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十月離閩冬抵白下覲太封公朱太淑
人
乙未四十四歲正月赴京師都察院任即疏言閩
事又陳用兵機宜六事
世祖皇帝嘉納之後俱蒙採擇行六月擢戶部總
督錢法右侍郎未幾推吏部左侍郎七月福建總
督佟代疏參公在閩事奉
旨回奏十一月革職赴閩質審冬赴閩便還白下
省兩尊人是年生第四子在建第五子在都

丙申四十五歲正月赴閩質審秋海寇襲會城撫軍匁永貴以人心屬望就邸中請公爲城守計以射烏樓屬公公親放大砲擊奴賊渠餘賊遁去撫軍疏聞有射烏樓塘報及紀事詩詳其事是年九月朱太淑人念公成疾卒于江寧

丁酉四十六歲在閩質審初公未至閩奉旨回奏解任候勘時劾公者以公身在京師大懼嚴督有司煅煉具獄刑奴者三人及公赴閩面質事皆莫須有于是泉州司李王仕雲延平司李吳淇滋建寧司李孫開先福州司李田緝馨汀州司李盧圖龍會審上之按察使程之璿事乃大白時

閩大旱牘具雨大傾注民爲作歌曰東巷雨
戊戌四十七歲五司李旣白公寃臬司程公上之
撫軍撫軍不敢任以前後兩讞辭入奏
詔逮下刑部復訊六月出閩十一月至京師就刑
部候訊是年十二月太封公卒于江寧
己亥四十八歲刑部訊未結公乃結廬于白雲司
日賦詩著書其中顏之曰因樹屋有北雪詩因樹
屋書影諸集時獄事方急親友星散獨白岳吳宗
信冠五時左右公故集中與冠五倡和獨多是年
第二子在揚以思念公致病殀
庚子四十九歲在因樹屋三法司會訊以前後獄

辭互異刑斃數人卒無証公者法司仍以辟上
世祖皇帝疑之駁之再後奉
旨減緩始入獄秋朝審烈風吹案牘入雲中
世祖皇帝異之會
太皇太后本命元辰在獄人犯緊減一等遂未竟
朝審案依例改徙寧古塔有聞徙塞外諸詩
辛丑五十歲正月
世祖皇帝升遐憑几之際
詔赦在獄諸人呼名至公大臣云單有綠頭牌赦
爾爾係大臣空向　闕謝恩三月奔喪還白下廬
居城南高座寺是年

今上錄公守閩功部議以僉事用
壬寅五十一歲服闋夏塋太封公太淑人于瑣石村秋遊吳越間十月聞青州海防道之
命是年爲
今上康熙元年
癸卯五十二歲春赴青州任生第六子在青
甲辰五十三歲在青州時青齊大旱公具牘上之
撫軍撫軍疏請蠲租賑濟公馳騎隨部臣行烈日中遍歷諸邑民沾實惠冬代　覲入京師
乙巳五十四歲四月自京師還青
丙午五十五歲以緝逃及額擢江南江安督糧道

公以原籍江寧祖宗墳墓在焉上書大府欲投劾去大府上之
朝部議例無兩籍越視事八月還江寧
丁未五十六歲正月部議下大府趣視事始受篆六月代理安徽布政事
戊申五十七歲在江寧糧署
己酉五十八歲在江寧糧署八月入闈提調十月公被劾去職
庚戌五十九歲在江寧春二月一夕慷慨太息盡取生平著作與板行者盡燬之十月事乃白是年公弟埥公卒有祭弟文

辛亥六十歲遊於吳越間
壬子六十一歲春赴廣陵二月歸夏五月偶示微
恙六月捐館舍

賴古堂集附錄

墓誌銘　　　　　　　　　　虞山錢陸燦撰

侍郎櫟園周公既没於金陵之踰年其孤在浚屬銘請葬懼不敢承其夏六月觸暑三百里至毘陵告燦曰葬有日矣先大夫病且亟聞子至金陵急索子爲像贊詞臥而誦之而喜令必得子銘以藏不獲辭余惟公之文章事業在人耳目三十餘年初余讀公所爲河南己卯鄉試文以爲王唐瞿薛猶見於世已而得讀公詩與古文詞迺知公則今之韓柳李杜也公眞天下文章之士也嚮往願執鞭丁未春始拜公於金陵公自言早衰矣其議論

丰采奕奕動人於是迺知公非徒文章之士而惜
余不及見其壯然聞之同時之士道公入閩閩以
書生領兵事所在城堡常四面火起鉦鼓聲動地
中有一人指揮鹵楯礌石渠答施設有序手發大
黃應弦殪敵長嘯若神人則公也何其壯歟及其
功成告至口不言勞退而與其屬賦詩酌酒于邵
武之詩話福州之射烏二樓至今閩人思之過其
處猶指以相語假令得公坐政事堂舉羣策以收
太平之功其事業宜萬倍閩也顧久勞公於外臬
乎卿貳之席不煖遽譏以出出譏以罷而公亦老
且歿矣此可為痛惜者也故余敘公始末而於閩

事尤詳凡以悲公之事業不𩛙其志云公諱□□字元亮號櫟園世又稱減齋先生由河南己卯舉人中庚辰進士授山東濰縣知縣行取浙江道御史改兩淮鹽法道陞海防兵備道擢福建按察使遷本省左右布政使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晉總督錢法戶部右侍郎出爲山東青州道遷江南督糧道公入御史臺罷由方伯入爲中丞爲司農罷御史可言不及言罷中丞言閩事卽坐閩事罷司農可爲而不及爲以罷身在朝廷之上爲可言可爲之官三仕三已如傳舍接淅不及有所裨益故莫得而書焉至其勞於外也任山東者二靑之人

思之似濰任江南者三江安之人思之似淮揚自淮揚而遷閩臬以去所部署非一處敭歷暨八年不知公者其謂朝議以閩委公其籌閩也孰其知公者其謂朝議以閩委公實以公委閩其掣公也危閩一方不靖則公不得去閩一方閩一日不靖則公不得去閩一日故臬可報最矣又綴之以備兵不得去兵事有間矣又綴之以海防不得去海無警矣又綴之以督學不得去即兩廣總督推矣旋議格不得去代覲行矣遷右方伯不得去改左又不得去踰年入副憲遒去入而公可以言天下事矣先言閩事閩人之婉戀於公心也固然亦故

先言閩事以觀執政意云何迺害公者與閩督相表裏卽坐閩事罷公然後人知朝議固未嘗惡閩而急公也初公自杉關入邵武去省會七百里而遙斗大孤城萬山環之賊所在蠭居棊處搖毒漫瀾不可爬梳公至以兵碎之者什之二三而盡以計取之卒以恩字之縛叛將之跂然魁者悉解四山之黨而民自是恃無恐久之家人婦子帖帖臥榕陰下當是時朝議知公能始議以閩委公而害公者益傻以公委閩矣上杭有曾省之亂則委公曰維汀南是守建寧有陳和尚之亂則委公曰以建南討之延平有吳賽娘邵武有耿虎之亂則委

公曰代某守建道而以其兵進戰漳泉急則又委公漳泉曰漳之困死者七十餘萬人矣不得已以累公公大帥裴身帥敢死士破圍入漳漳之人憑城而詈曰周公入矣闔來凡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越昔而辨圍城者望見公旗幟解而去漳漳平公案放良家子女之陷於圍者至千餘人城以外戰死無瘞白骨相枕藉公躅橐掩薶之日至十餘萬人漳平移治泉泉治如漳一夕帥府刦公以十四寨助賊空剿公入而士盡甲矣公入曰奚甲爲若必取此則吾戴吾頭來矣請以易十四寨百萬人命大帥稍沮而公因具言其非助賊狀當是時

閩無所不委公無所不赴公無所不赴閩無所不平其由方伯入副憲去邵去漳去汀泉去延津百姓所至哭聲如壞牆田田然至省城遮道不得行有孺子泣者謂公活我父母公亦淚下不能收自所治達洪塘三十餘里香煙覆林屋三五步一置筵哭勸公飲公各揮淚釂之而去閩人之德公如此安乎公之始終不能忘閩在閩則以身殉閩者幾矣去閩則又以閩殉身幸則充國之金城不幸則魏尚之雲中古今同歎也先是公去閩入副憲而閩督乘傳來公問道行矣而督謂其手板必來已而手板不來詫曰手板不來耶至閩方雕琢刺

求造作飛條以上而公方極言閹事奏疏言之又
陛見言之上且側席詢閹事至竟云何賜茶慰勞
顧近侍已執奏在旁上微頷之而哂語秘世莫知
也而公實爲不知也者而退退而後知所執之奏
卽閹事讒疏公引奏自白報可特令就第而事下
閹撫勘撫重違督而案致公不能無罪於是責公
赴閹勘閹人日羅拜公就撫軍訟公枉而承按者
相視愕眙未奏當閹會閹白公去而用兵又急不
得已彊起公而撫自往迎公事平敘公功最高撫
疏有周某物望素隆士民愛戴手放巨礮擊殺賊
渠三人餘賊潰散之語是疏公功者卽重違督而

罪公之撫也公被重劾至閩其再造於閩如此公之不能忘閩安乎閩之不能忘公也比撫去而後至者悉載前後讞詞上逮卽刑部訊閩人之哭公而送者如前不懈益勤閩人高兆作四泣記記之前自方伯人爲中丞民喜其還朝而悲其去也今不幸以罪人至再捍閩於艱而朝廷不察其忠俾付緹騎手公雖卒有以自明而吾儕小人不能有以明公故逾悲耳當是時以公故連染千餘人在閩考竟者三人下司寇死者三人有司平反公冤逮捕死道路者一人瘐死者二人餘皆瀕死猶千人前後從公對簿輿卬首雪公無罪至榜笞刺爇

身無完者無一言撓敗朝讞之日烈風吹起爰書
人雲端移時廻翔乃下於是人盡知公精忠然卒
用害公者意鐫級出之外猶尚以閩事也嗚呼閩
以公全而公以閩敗然而公之能已見于天下矣
公之初令濰也濰有三大害一臨清米累二櫃書
征解三驛馬顧役公下車皆請罷之治濰準是其
改鹽法道也奏記招徠商復其業剗舊餉行新鹽
鹽課用是饒其備兵淮海也禁告密罷營房海陵
與維揚之人爭延公駐其邑市爲之鬨其在青州
也青故多黠吏豪民相與把長吏公至奸黨散落
風俗大改甲辰大饑蠲租詔下公急奪賦役籍吏

胥手民乃得拜惠如詔條已而具陳民困請捐青蓮年逋欠撫軍知公至誠皆奏可其遷江南督糧道也至則核積蠹三人置於理於是益飭漕事運弁不得患苦有司旗甲不得苛虐百姓而奸吏不能有所陰陽其間遂懷毒蓄互相波扇以口語風聞而公亦無意于有爲請結竟其獄投劾去矣嗚呼八年嶺海之外奔併危亂之中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誰秉國成實執其咎至於可言而扼其吭使不得言可爲而掣其肘使不及爲浮湛外臺用爽其分指瑕索瘢旋見罷斥世之勞臣志士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寧不

悲哉公聳身長面劍眉珠耳吐音若洪鐘行步如山立郎之坦無城府溫然樸易條達福特人也及其志一氣動雄人於九軍始所謂劉敞學道有神心力精猛足破生死者耶世不得而推測之矣公平生讀書行已以孝友爲根柢其孝也事封公坦然先生朱太淑人終身如孺子時垂老展墓扳松栢枝涕泣不忍去其友也與弟靖公合爨四十餘年子姓漸繁封公乃命析居公割巳產萬柳莊與之究煙火相代無彼此也靖公物公哭之過時而悲焉至其與人交不翕翕熱仕宦三十年家無中人產而朋友之丐貸者不以無爲解大要有三善

一曰篤故舊一曰獎人才一曰搜遺佚如撫馮派曾張民表之孤如營葢于斯陸可三林古度林雲鳳陳鴻趙珣之葬如亟稱高士窮老吳嘉紀之詩如王損仲先生天中四君子集購求汴流漂沒之中王猷定文在武林客死之後皆鏤板行世而致諸其家事不勝書書其大者如此而公皆損衣削食爲之至其自奉如寒素所至闔戶讀書文推太史公班固下到今横豎鈎貫且數十家詩取十九首陶謝三曹盛唐下到今宿記倒誦又且數十家其他天文地理食貨兵刑儒墨名法至于徇蜚草木有益於世者州次部居補裰決塞不效近代諸

人穿鑿傅會爲也故其爲文章淵淵灝灝學有本原而融液屈折峭博奇麗似韓柳論詩每以切題自道性情爲主而所得矜奇漸老漸熟似李杜詩文之外喜書畫見余讀書畫樓記喜篆籀見余印人傳序至其脫屣富貴之鄉譚笑死生之際所謂世不得而推測之者曩坐念室中獄事正急夜雪擁絮方與黃山人吳宗信共爲詩漏下數十刻獄成奏上人謂禍且不測公赫蹏細書與黃濟叔曰今日當得旨束衣待之所謂時至則行也又一札云今日尚不得旨又活一日屬濟叔爲作又活一日印宗信者字冠五公友而濟叔則印人傳中眉目也

卽此論公較之子瞻獄中寄子由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其度越古人何等哉公著作甚富一夕慨然曰一生爲虛名誤老期聞道何尚留此耶命悉火之公六十謂余曰吾與子同壬子自此日月甚閒用東西兩聖人之教相磨礲浸灌婆娑嬉遊不亦樂乎予于是乃知公又不徒文章事業之士而學道人也故曩贊公像頗及之而公已掉臂行矣豈非有得于朝聞夕死之旨曳杖蹣跚同堂契勘者哉公生于萬曆壬子年四月初七日卒于康熙壬子年六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一公著作僅存者賴古堂焚餘詩文集二十

四卷文選二十卷因樹屋書影十卷字觸六卷閩小紀四卷同書八卷鹽書八卷蓮書八卷尺牘新鈔十二卷藏弆集十六卷結鄰集十六卷刪定虞山詩人傳四卷讀畫樓畫人傳四卷印人傳四卷入閩紀一卷耦儁二卷行于世元配馮淑人生六子長在浚貢監生娶段氏次在揚前卒次在延河南開封府庠生娶鄧氏在建國子生娶方氏在都國子生娶趙氏在青未聘女六人孫二人仲舉在浚出晋舉在延出女孫二一在浚出一在建出其嫁娶皆名族詳長公在浚自爲狀諸公子皆奇才世其家學而在浚尤以詩文重於世於某月日在

浚等奉淑人命葬公於江寧縣朱門鄉梨莊之新阡某山某向先期速銘燦謹考公家世而銘之銘曰

維周之先遠有代敘初尚蹇連掌故失所爰自趙宋曰惟匡公起家進士世居江東石城之山金沙之井條葉芬芳閥閱嚴整參軍江右遂徙蘇山不定厥邑戍源間關戍源繼繼櫟下卜宅其山叢叢其水濊濊孝廉蘭一實衁實樊彼顛者傑茲遜以蕃孝廉聞孫世世多有肇慶自躬如岡如阜石四生珀珀又琥生有綿瓜瓞載美世令三塗嶽鄙桑弧蓬矢遂遊大梁愛其畏壘篤生封公娶于帝胄

聿追祖德是圖是究遙睇江東爰始爰謀以其室
歸順舟乘流匡公厥緒實維再造媲德娠賢恭服
胎教封公之德簿佐暨陽女冤雪泣婦姤死償于
公之獄必昌其子其子伊何鸞停鵠峙讀書萬卷
談兵緒餘活人百萬載鬼張弧進騎虎尾退書牘
背茘支連枝嶺梅零蔕太平機關譏人枋之雖無
日月而有口碑公觀太虛蠓蠛遊下羊意蟻知塵
埃野馬江南之水菡萏所家江南之山乘雲爲車
琢石銘葬文章事業子子孫孫猗蘭奕奕

賴古堂全集附錄

墓碣銘

四明姜宸英撰

故江南布政司右叅議前戶部右侍郎櫟園周公卒於江寧之里第訃聞士大夫相與哭於朝曰無與事吾君矣野之父老子弟相與哭曰誰爲活吾者矣而四方之士哭之無識不識曰已矣吾無與爲善矣葢公以恢廓弘濟之才嘗忘己狥物拯時之艱冀其永爲斯人所倚庇而一旦賫志以歿故其悲思之淚如此然公之道嘗嚮用於朝矣已乃屢起屢躓經歷憂患瀕死者數四終困謠諑幾不自免則公之可悲者當不待於其旣死之日也嗣

子在後日抱其遺書而泣念日月愈遠又懼無以慰悲者之心焉遂撰次行事就廣陵屬某銘其幽某謝不敏則曰子無辭先君之志也謹按狀周氏世金陵人始祖匡仕宋叅江西撫州軍事因家焉其後三徙定居櫟下至公祖贈鴻臚寺序班廷槐遊大梁而樂之因占籍開封遂爲開封人焉鴻臚生子文煒卽公父國子監生任諸曁簿能不畀其秩數以事與令抗德施於民然終以不合解去公年弱冠卽挺拔海内名士餘姚黃宗羲南昌陳弘緒輩皆千里定交通殷勤時輩固側目避之矣其天性儻蕩不羈飲酒歌詩意豁如也庚辰成進士

授濰令是時山左蹂躪所望無堅城濰被圍久公以一書生秉障親集鏃其身城以不陷事聞會徵天下廉卓行取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京師破乙酉詔起公以御史招撫兩淮尋改兩淮鹽法道陞海防兵備道遷福建按察使踰年陞右布政尋轉左首尾在閩八年其以按察駐節邵武也邵武在萬山中嘯聚彌山谷城外烽火燭天公權宜治軍事募敢死士日開門轉戰谿谷間多所禽獲夜則獨坐譙樓上仰天長嘯賦詩高詠衞士擊刁斗聲中夜與相聞事少間建詩話樓祀宋嚴滄浪其上名邑諸生能詩者益日與倡和境內益安任左

方伯勅州縣嚴絕火耗里正領解至省不時至郎收兌還無隔宿留者後有給發出之封識如故仍大署四木牌堂上示吏民無欺小民受惠至不貲而後謗者猶摭拾不根以相誣陷葢公名高爲時所忌又骫髒數自負其能失當事旨自爲右藩時屢奉檄歷署建南汀南漳泉諸道皆數反側危地人所畏却不敢就公獨单車往來鋒鏑中百方經略所至輒見紀故自內名出境及被劾還質質竟傳遞復入都百姓皆扶老携幼項香迎道左爭奏酒食勸盡觴或閉戶撤橋梁阻行不得則號哭聲動天竟數百里巳乃建祠立石俎豆之自其去淮

南時已然而涖閩最久故民德之益洽長老相傳自來方面使臣去任無若此者閩詩人高兆作四涖記紀其事初公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徵上章言閩事報可又密有所建白言激切頗摘抉用事者驟擢戶部右侍郎而閩者咋舌曰禍始此矣未幾督臣果飛章誣劾奉詔赴閩勘比到前督已罷去吏民日守府訟寃者以百千計按察使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寃狀列狀上中丞時久旱牘具大雨澍民爲作歌曰東巷雨云復逮下刑部訊秋有詔朝審部院大臣下及各科道官東西以次列有頃兩吏舁大簏前後獄詞凡數十案滿簏置中庭公

亦自列狀一通出袖中傳示諸大臣諸大臣讀未竟於是大風從西北起揚塵沙蔽天旋入庭從手中掣所讀紙直望空去人吏披靡天地晝瞑晦人對坐不見面公獨跪階下叩首呼寃口不得發黙自念曰天豈哀我耶吾奴生此刻決矣良久風定冢宰倡言曰天意如此此獄可疑於是同列者齊聲應曰可疑堂上下環列數十人無一誰何者故事獄上可疑者報聞即釋而是時適傳恩赦凡巳論囚繫減等公反以赦例當隨輩徙塞外待春發遣緣大行遺詔免辠以僉事出爲青州海防道公生平喜爲詩凡按部所過山川風俗及臨陣對敵

呼吸生死居閒名客讌飲詠唱吹彈六博揄袂獻笑無不以詩爲遊戲心拈口授吏不給書而頌繫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銀瓃纍纍呼譽聲如沸手拳據地顧五伯乞紙筆作送客遊大梁詩二十截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素與黃山吳宗信冠五善吳從公獄中其爲北雪詩序略曰記初冬余與冠五夜坐爲詩漏下數十刻嗚嗚吟不止或至心傷則相對泣嘗對臥薄板上已解衣臥忽聯句成兩人擁敗絮從口吻中濕不聿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其高致如此按青治如在閩時歷叅議江南督

糧道欲有所施設復遭劾解職聽勘事畢尋卒公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疾齷齪拘文吏當大疑難剸斷生殺神氣安閒無不迎刃解者自筮仕郎在兵間尋擢臺職益欲以意氣自奮不幸遭亂歸才爲時需十年之間晉歷卿貳然時時與世牴捂闒木索嬰金鐵搶地而呼天者數矣庚戌再被論忽夜起徬徨取火盡燒其生平所纂述百餘卷曰使吾終身顛躓而不偶者此物也辛亥冬某遇公西陵佛寺留飲歷數其少年來意中得失事拊几瞪目太息謂余曰吾與子相見今無幾今我六十子歸爲我作恕老堂酌酒歌而已恕老堂者公所

居著書處也余渡江詩不果作然竊歎公之才其轗軻歷落而老且衰於此覘其中默默如不自聊將遂已也循公之迹攷公之志則古之大人君子其身尊名立人望之若不可及而當其壯年逾邁俛仰身世出處盛衰之故其皆有不自得者乎則夫世之辭富貴而就貧賤寧獨善其身以𥨸生民之休戚理亂於不顧至於老死而不悔者彼亦誠有所激也嗚呼可以知公矣公好獎與後進嘗𥨸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諸所嘗經過雖濱山穴處中物色無不到見少年能文士觭辭隻韻立爲延譽或數屏車騎過之出其名

字老生貧交相依如兄弟微時館張氏表孝廉所汴水灌城孝廉家皆沒挈其遺孤至家撫視之成立爲婚娶買田廬而後復之邀陸生同行入閩陸道病爲文禱於神願減算以易故人之死死而厚撫其家刻所知王猷定諸人遺稿七八家掇拾殘缺手自校讎所以微顯闡幽而冀其必傳者未嘗不三致意也其爲文溯司馬氏以來及於廬陵詩宗子美然機杼必自已出語矜剏獲不蹈襲前人一字劇鉥湔濯而歸之大雅尤嗜繪事及古篆籀法每天明盥漱出外舍從容談說古今圖史書畫方名彝器皆條分節解盡其指趣客退則手一卷

燈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爲常所著賴古堂焚餘詩文集二十四卷他所編輯數十種公諱□□字元亮別號櫟園元配馮淑人生子五長在浚貢監生考充官學教習次在延庠生在建在都在青皆國學生孫男女四人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一將以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謂莫知耶爲大司農謂逢其時胡蹶而終詭轡偭規滑稽乃容余不忍爲奚辭固窮泉山巍巍滔滔大江文蒸武施唯公予功公之德威汔於數邦肆我文辭砭鍼瞽聾萬派千枝於海朝宗如責待槌如懸待撞曉歷嶔嵜益放而洪誰其司之命彼祝

融悠悠我思蒼蒼彼穹北山之崖嗟櫟園公

賴古堂集附錄

行狀

溫陵門人黃虞稷撰

先生姓周氏諱□□字元亮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先世居金谿之櫟下因自號櫟園學者稱之曰櫟下先生始祖宋進士匡本家金陵以叅撫州軍事留居撫之金谿先生大父封鴻臚寺序班前山公諱庭槐始遷大梁迨先生父封布政如山公諱文煒復居金陵娶封太淑人朱氏生先生故先生籍大梁而實白下也先生生與羣兒異未十齡已嶄嶄露頭角如山公以太學生主暨陽簿有惠政暨人見先生者咸喜曰高于門者必在是稍長業

制舉義操筆即不作凡語艾千子先生驚異之曰斯文不墜賴有斯人新安吳衆香開社白門先生與餘姚黃太冲桐城吳子遠與焉吳人林雲鳳贈之詩有慈恩他日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之句葢先生與黃吳年皆十九其後先生與子遠皆成進士卒如所期云居白下厄於小試走大梁受知於祥符令北平孫北海先生郡邑試俱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已卯舉於鄉主司得先生牘曰此非中州士也得儁日引見先生詢知籍於南也顧侍者而笑及程文出海內傳誦其所爲孟子知言養氣義學者至今誦習之時孫先生方以給事中督中

州餉駐歸德榜發先期張筵坐廳事戒鼓吏曰周生捷音至非時鳴鼓以聞漏四下得報為浮一大白明年成進士筮仕山左之濰縣理繁治劇祛弊發奸見者以為老吏濰俗相沿有三大害一臨清米累一櫃書征解一驛遞僱役民病莫堪先生蒞事未三月悉除去之癸未舉天下廉卓吏十人先生行取為浙江道監察御史甫受職而有甲申三月之變先生矢死不辱間關南還定省白門侍兩尊人於家若將終身未幾王師下江南首命先生以原官招撫兩淮先生爰生民之故出而應命兩淮底定初設鹽法道即以先生任之時廣陵方罹

兵發丘墟爾望商家經屠剪後喘息未蘇而積鹽未徹日垣鹽者以商散亾皆沒於官先生百計招來請以垣鹽還商俾失業者咸復其舊又請捐舊餉行新鹽商人鱗集國課用裕東南元氣賴焉遷海防兵備叅政方干戈甫戢兵恆弱民動輒乘釁搆難先生曲爲調劑俾居人樂業悍卒俯首受法度又爲民贖被俘子女及置義冢掩兵亾之骸揚人祠祀之丁亥擢福建按察使閩地初定山海間反側不常先生由江右杉關入閩抵邵武寇阻不前先生卽郡治涖任共爲城守斗大孤城烽火四集晝則披甲持戟以戰夜則獨坐譙樓中磨盾賦

詩意氣自若叛將某者以計窮來降窺知城中單弱復與賊通謀以夜四鼓翻城先生廉得其情密戒鼓吏通夜祇二下勅甲士夜半聲礮攻其無備賊倉皇無措殲叛卒三千人四山賊聞之焚營逸去邵武爲八閩上游門戸與江右接壤時方有金王之亂邵武全則江右亂兵不得入而建寧之賊亦不得與江右通八閩以寧先生之功大焉賊退道通先生驅車入會城閩監司方乏人先生以臬憲兼攝兵備督學海防三務耑理旁應事無留滯俄遷本省右布政使時兩粵亂廷議欲以兩廣督府用先生或以先生治閩久得閩人心閩未大定

未可去閩乃留先生而一時閩疆有萑苻警卽以付先生治之於是上杭會省之亂則有汀南道之委建寧陳和尚之亂則有建南道之委邵武耿虎之亂則有守建道之委最後厦門寇屢破漳泉外邑漳郡被圍數月死者數十萬人郭外三十里皆戰壘大府復以先生署二郡道事先生從戈棘林中破圍入漳治芻粟供軍食遺民稍稍得生又贖良家子女千餘人招使完聚捐貲瘞城外遺骸十餘萬因去而如泉賓禮遺老撫循殘黎惠化烝烝焉當是時閩八郡皆先生車轍所至先生益悉民疾苦思有以蘇息之癸巳進秩左方伯乃表率羣

吏一尚寛慈凡一切羨餘陋習悉禁不入郡邑輸餉隨到隨收署木堂皇間閩士始忘征繕之苦甲午

天子內召先生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去閩日丁壯號哭老人兒啼不忍先生行爭以酒沃先生先生為之盡醉既至都慨然念身自閩來不以閩事告是負閩兼負國恩矣於是特上封章極言閩事又以用兵機宜六事上

世祖皇帝俱留封下部採擇施行由此益器重先生旋陞總督錢法戶部右侍郎而閩督之事起矣蓋先生入都時閩督某公方履閩任道值故吳撫

周公以爲先生也訐其不來謁心嫌之及所言閩事又多不便於已齮齕先生而浙帥某者欲締婚先生先生惡其人却之閩帥某者以誣良爲盜先生雪之致鐫帥級二人亦切齒先生遂合謀摭拾莫須有事飛章上告當先生治閩時鋤豪猾逐貪殘如省會五頭社之類皆頑狡不逞輩縱橫鄉曲爲良民害先生捕治悉斃之三木而一時無賴子從軍來者多求爲假令長肆其貪暴先生悉驅而去之其事雖度越尋常實快人心當事者因塗飾以爲先生罪章下閩中丞勘閩人爲先生訟寃者千百計

上命先生入闈對簿時當事已罷官去承問者猶
首鼠不敢公爲先生白久之按察使程公之璿至
閱案牘撫几曰乃有是耶奮筆與司李王公仕雲
吳公琪滋等列狀上中丞安公爲先生雪時閩久
旱牘具雨大注闔人爲歌束卷雨已而安公請告
去後至者仍以先後獄詞入奏詔逮下司寇訊幷
逮程公等緹騎至閩人罷市闔城痛哭父老子弟
狂奔扶攜解橐助裝或馳詣輦下效舉旛負鑕故
事先生由閩而越而吳泊廣陵以達燕齊道中故
民人持百錢或數升米享周使君咸爲聲寃至擁
舟不前是時株連瓜蔓者千餘人榜掠死者數輩

卒無一人誣服而令嚴束濕所司終不敢輕比以
具獄上
世祖皇帝徹察先生寃故緩之未報而遣大臣慮
獄先是先生就訊時海寇乘虛襲閩會城縱火焚
南臺煙焰灼天砰磕聲震地鎮帥先遠出求他盜
獨中丞在又請告城中疲卒不盈千軍儲無十日
餉勢危亟甚中丞計無所出市民倉皇叩中丞馬
請以先生任守禦事中丞憮然曰吾幾忘司農率
父老急走先生致懇而以城西南壁射烏樓屬先
生其地當賊衝壁壘庳陋可扳援而上人所爭避
先生任之不辭登陴定方略部勒偏裨治守具一

日夜悉辦越二日賊來攻甲光鱗集鉦鼓聲震城中先生晏坐自如食頃益薄近乃徐起審視親發巨礮賊中軍甲光亘裂一道如電紅塵熠熠動千萬人一時應聲糜爛三渠帥殲焉詢知先生在行間大驚潰圍遁旦日中丞復帥郡人頓首謝而疏先生功於朝有物望素隆士民愛戴等語及是首詢是事人始知先生功簡在帝心値朝讞又有烈風吹案牘入雲中之異由是寃益白然猶以例欲徙塞外會鼎湖德音釋在繫諸人先生遂以是歸今皇帝立追

先皇帝意錄全閩功准部議以僉憲起用遂拜青州之命先生不以直道屢挫少自委隨青土俗號懷磚奸人多假條次利病操長吏短長人復椎魯輕生往往以小忿自經溝瀆先生捕治諸不法者而委曲開諭愚蒙不厭爲家人絮語使婦孺咸所通曉相與傳說感化悍俗頓易貧民賴傭力以得食而逃人令嚴非操耰鋤者不得爲傭先生治農具數千以施貧民賴之甲辰青齊大旱

天子捐租遣大臣賑濟先生馳傳布綸音於屬邑中衢取賦役籍立白中丞民始免黃放白收之弊又单騎從部臣馳烈日中察戸口貧富使惠澤不

虛復請蠲洭定湖逋賦以甦民困時撫軍為三韓周公有德實知先生故言無不行丙午遷江安督糧叅議先生以生長江南不便蒞治投檄大府請去不允先生久知諸奸胥蠹役蟠踞糾結漕政大壞下車即置積蠹三人於法乃清理弊端上下肅然運弁始不得苦有司旗甲始不敢苛編戶百姓實蒙其利乃大不利於諸奸兼伏法之家啣怨相搆市虎成吪投杼致詾當事不能不惑而先生拂衣之志遂矣先生負經濟才臨事處機以鎮靜釋危疑以學古應變難當備兵廣陵時告密繁興有急裝叩軍門言海陵宦室謀叛者先生曰若謀叛

當族然安知非姦姑偵之果叛然後捕治耳越日
偵騎反固黠奴蠹主翁詞也事得解一日戟門閉
矣忽傳撫軍趣議事欲勦某地賊促騎頻繁居民
皇懼無人色先生故徐徐起勅前後植棨戟列炬
如晝緩轡至軍門則士皆彀弩相向白刃夾道立
階下矣撫軍坐堂上恚甚曰賊起肘腋待君撲滅
之何遲遲其行也先生徐曰某地果皆賊乎以某
度之必非是因爲撫軍力剖雪之良久始曰君肯
以百口保鼠輩乎先生應曰諾且請曰某聞命即
來未晚食願公爲某治具食訖出呼騎吏譙讓之
曰撫軍召我會食何向何遽也市人皆安而某地竟

亦無賊闖地居民有結聚自保者計十有四寨界在海濱每秋穫時海䑸來徵餉民不得已闇輸之以免寇掠一日大帥集將士召先生言諸寨負固通賊助餉有狀蓋奸人以各寨富實告諸將利爲之先生具言其非得已且力保無異心因傳諭各寨具牛酒勞師大帥乃止十四寨百萬生靈以全初令潍值明季板蕩山左無堅城先生矢死登埤裹創血戰瀕死者數敵盡銳來攻城將潰矣天大寒先生夜以水沃城天明悉爲堅氷瑩如玉璧敵驚顧不敢攻而退先生一夕被酒舉此及在閩定變通夕漏僅二下事語稷云此皆昔人已行之法

于從史傳得其意惜世人不多讀書也因縱言當日嬰城血戰事酒酣耳熱鬚髯怒張唾壺欲缺然後知世之不究用先生而先生亦隱然負有才不盡用之憾也嗚呼惜哉先生方頤豐下目光如電性駿爽事至立斷有言必發事兩尊人備極孝養當西曹對簿時兩尊人先後卒不及親含殮歲時酹酒墓下哀泣如初喪與弟太學公友愛數十年如一日歷官俸餘僅得一莊析產曰畢以與之少以文字受知於中年張林宗先生壬午汴城陷張先生沒於水先生求得遺孤允集撫之於家俟成立贖其遺產以歸之復搜集遺文合中州先輩泰

京阮太冲王王屋集梓行南陵盛此公爲髫年交不得志於時語先生曰余不久人世矣子曠代才他日必貴顯若擁旄江上題吾墓曰盛此公埋骨處於願足矣及先生官廣陵檄南陵令勒石墓道且贖其田供盛母饘粥贖其書屋祀此公於中故溧水令馮公派魯先生配馮淑人兄又從妹夫罷官後以貧歿遺三喪未葬子震等稚弱無歸先生爲之畢喪葬育孤幼又令震就學於署學成始歸之大梁他如葬詩人陳鴻趙珣之骨爲林茂之買墓田刻豫章王于一遺文及嫁娶故人子女猶未易悉數而三事則卓然耳目間者先生於書四部

六籍靡不綜舉標新領異務歸雋永論詩文服膺前脩嘗使移易不動勿爲馬首之絡之語惡貌爲八家者每歎曰舉世爭尚歐蘇以掩其不學正不如齊梁之駢麗尤非空疎所能辦也自爲文氣勢生動淋漓波折摹寫曲盡大要以龍門爲宗而以廬陵爲導詩則膚七子戔竟陵蘭驛騎兩家者尤嗜吟咏不以憂虞疾患廢在西曹獄事方急鐵衣周羅戶外先生與黃山吳冠五擁絮共爲詩漏下數十刻嗚嗚不止又嘗於對簿時從榜笞呼暑聲中借伍伯不聿作送閩士徐存永遊大梁二十絕句其興寄如此生平喜士如饑渴宦轍所至山陬

海濱有以讀書能爲文名者必枉車騎過之有可致者卽爲拂席開閣或又令進其所知使耳目間不遺一士然後快得一善力抽揚之惟恐不及後生小子一語近道不惜齒牙奬借脩士隱淪著作不顯著者務表章之所選尺牘三集闡幽之功尤多海陵吳埜人苦吟海畔人無知其能詩者先生序其詩板行之天下皆知有詩人吳埜人在濰時合萊郡士爲文社首拔十六人成進士者十二若單公若魯法公若眞宋公可發匡公蘭馨王公垓王公如辰皆爲名世壬午分東省闈得王公斗樞爲省元而李公呈祥尤以氣節著者也讀書好古

外頗嗜繪事及圖章以爲古人左圖右史可以觀物怡情而印章者借篆籀以考究六書之學故於二事尤精鑒別當世有經指示者咸成名家然恆寓意而不畱故稷庠讀畫樓詩云先生無破壁發冢之痂無據舷沒水之溺正如坡公所云煙雲過眼百鳥感耳皆逝而不畱先生頗以爲知言云天性嗜飲喜客平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一日不設酒談諧辯難上下今古旁及山川草木方名小物娓娓不倦觴政拇陣疊出新意務極客歡而去易簀之後遠近聞者咸有風流頓盡之歎嗚呼惜哉先生臥痾時稷時往起居猶爲稷言生平愛

許有介書法欲爲勒石以永其傳命稷盡出往來詩卷及求之他家所藏以待礲石間一二日偶以事未往夜夢先生如平時云將有遠行醒而念先生病甚斯言得無不祥乎急如先生所而已復魄矣嗟乎斯言莫踐知先生猶念亾友也先生生於萬曆壬子四月初七日子時卒於今康熙壬子六月二十三日午時得年六十有一娶馮淑人太學馮公育民女六子長曰在浚貢監生國子監官學教習次曰在揚殤次曰在延祥符庠生次曰在建在都俱國學生皆能世先生之學季曰在青幼六女壻爲王子舉人王廷棟庠生張質顧淳國學生

修世慶王者垣蔭生候選治中楊樾倫孫男二孫
女二在浚出者一男一女其一男在延出一女在
建出餘俱詳行述中先生著述有賴古堂焚餘詩
文集二十四卷因樹屋書影十卷閩小紀四卷其
編纂諸書有賴古堂文選二十卷鹽書八卷同書
八卷蓮書四卷字觸六卷尺牘新鈔十二卷藏弆
集十六卷結鄰集十六卷俱行於世別有讀畫樓
畫人傳四卷印人傳四卷刪定虞山先生詩人傳
四卷入閩紀一卷耦售二卷藏於家嗚呼先生豐
功偉績文采風流彪炳中外爲守內所欽式士林
所依歸者數十年迹其生平大略其吏事精能撫

戢戕暴則如張乖崖其屢叓槃錯乃剸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則如張茂先其風流弘長座客恒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令大事有期貞珉待勒令子在浚思所以不朽先生者以虞稷夙蒙一日之知屬爲先生狀竊愧不文不足以盡先生但就在浚所敘行述點次其大者著於篇而間出一二覩記於先

生者以補所不逮而仰俟當世立言君子採擇焉

賴古堂集附錄

行述　　不孝孤子在浚述

嗚呼不孝孤尚得稱人子哉先大夫見背二十八日不孝孤自北都歸途次始得凶問泣血奔號又四日始得抵舍撫棺躃踊呼天搶地之無從也不孝孤尚得稱人子哉伏念先大夫年齒僅週甲子素稱康健而天奪如此之速俾不孝孤不復更承一日歡即求一面訣親視含殮亦不可得上瞻慈顏旁顧煢煢諸弱弟不孝孤痛欲從者數矣氣息奄奄一切不復知所云何獨念先大夫宅兆未卜無所歸息而又不得

當代大儒鉅公之一言以不朽先大夫於永世則
不孝孤雖欲從先大夫於地下目終不瞑于是强
自視息默計所以述先大夫行誼始末以當
大君子之觀覽採擇而言之不文又出於肝腸摧
裂之餘幾何能罄先大夫萬一耶不孝孤先世自
始祖宋進士匡公世居白下金沙井後以仕江西
撫州軍事留居治所已徙撫州之金谿蘇山又徙
戍源數傳至鄉貢進士蘭一公遂定居櫟下至高
祖石四公生珀十一公珀十一公生琥二十四前
山公諱庭槐爲不孝孤曾大父以先伯祖文卿公
封文林郎鴻臚寺序班前山公遊大梁遂家焉娶

喻太夫人生三子長卽先封公
誥封嘉議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如山公
如山公娶故明胙城王朝湮公女朱太淑人復居
白下遂生先大夫先大夫生而目光如電襁褓中
與常兒異見者咸謂先世積累之應未十齡已讀
等身書時先封公以撫顧兩幼弟家貲中落敝篋
遊南雍久無所遇慨然歎曰丈夫焉能墨守章句
少親吏事亦足庇一方必高第自見耶于是出叅
暨陽先封公不以秩卑自解凡事不便民者力爭
於令必得當後已先封公嘗夜出聞戶內女子絮
泣趣詢之女吳興人北里朱某計購之渡江逼與

蕩子夜合女弗從日鞭扑無完膚先封公置朱于
法遣役召女母與俱歸有婦妒妾以炮烙立斃者
屬先封公往驗先封公痛治之夫復欲生婦曰毆
婢無死法先封公謂卽毆婢無死法創非刑斃人
固當死奮筆予死後令亦謂毆婢無死法反扑妾
父數千人羣飛礮擊令曰令乃不簿若先封公黎
暨不避强禦有如此其他惠政不可盡述暨人德
先封公不置見先大夫喜曰盛德必昌其後高于
門者在是矣及先封公旋白下先大夫猶在成童
攻舉子業甫落筆便空羣彥時豫章艾千子操選
政目空一世見而驚異曰此道復振賴有斯人異

日功不在昌黎下也又數年返大梁受知於祥符令今吏部左侍郎太子太保致仕北平孫公承澤郡邑試俱第一補弟子員己卯舉於鄉時孫公行取刑垣復督餉中州駐節於歸德發榜日張酒筵坐聽事命鼓吏曰祥符周生捷音至當非時撾鼓以報漏四下得捷音公為浮一大白闈牘傳海內至今學者誦習之中州文風丕變自先大夫始也庚辰成進士釋褐得山左之濰縣濰劇邑也事繁叢弊先大夫以書生受事迎刃而理濰相沿有三大害一臨清米累一櫃書征解一驛遞僱役先大夫下車未三月諸弊盡除濰人至今尸祝濰俗多

椎發任俠之雄爲羣盜數先大夫身率健兒躍馬前出賊各錯愕避去人稱張子高尹京兆復出云政事之暇奬藉文士無遠近皆以文藝就質因與起濰社合萊郡士甄別之首拔十六人不六年成進士者十二人其最著則前秘書院侍講江南布政使司布政使法公若眞廣東布政使司布政使宋公可發吏部郎中匡公蘭馨前御史候補內府科王公垓戶部福建司主事王公如辰侍讀學士單公若魯皆動名奕奕炳天壤壬午分房首薦王公斗樞卷當事取冠多士成進士官至戶部員外郎而翰林侍講學士李公呈祥亦是科所得士叟

以氣節鳴當世是時山左板蕩相望無全城先大夫誓衆登陴擐甲帶劒身中箭創瀕死者數城卒賴以無恙癸未舉天下廉卓陳子龍湯來賀夏允彝何起鳳等十人先大夫與焉行取授浙江道監察御史甫受職而有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先大夫急遽投繯家人強救得甦晝夜環守遂與張錦衣鹿徵微服避浣花菴越夕偕鄭中丞二陽逸出遂歸白下省先封公暨朱太淑人時南北隔絕道路荷戈起者林立至德水城上忽發大礮舟不得進中有識先大夫者曰是公前濰令也記入都時濰人越千餘里然香結隊哭送於此非好官安得

民情如此耶遂衛先大夫南下時江南立弘光帝馬阮之黨用事錦衣馮可宗羅織謂公從賊論下刑部一再訊卒無實據詔復故官而馬阮必欲公劾劉公宗周始肯授以職公笑謝之乃奉兩尊人隱于幽栖牛首間不入城郭未幾

王師下江南以御史招撫兩淮尋改兩淮鹽法道鹽道之設自先大夫始時維揚方經剪屠彌望丘墟先大夫百計招徠請以垣鹽還商俾失業者咸復其舊諸商鱗集請削舊餉行新鹽盡蘇商困課日以裕

國家元氣賴焉陞海防兵備道僴恤遺黎撫綏凋

療是時地方初定守兵蔑視小民居爲奇貨動輒乘釁構難比屋驚疑迄無寧晷先大夫身爲卵翼務使人人樂業驕悍俯首受法度嘗爲民贖被俘子女無算廣儲門外白骨成山置義塚埋之是時告密繁興一日有急裝者自北來叩轅門踞地坐諸將士倉卒不知所爲先大夫直前曰吾奉命來治此地事當告我急裝者捩腰下出一牘背耳語良久則海陵黠奴蠹宦室者反詞也先大夫曰若誠反當族然安知非奸民構陷弟君馬乞且休之命驛騎及吾廄馬以去急裝者喜越日偵騎回則黠奴言果妄事乃解一日寢門闔矣諸將譁曰撫

軍趣議事且言速命駕一市盡驚先大夫佯臥不起勑前後植棨戟列炬如晝然後起起徐行撫軍催騎道相望轅門彀弩相向堂下白刃夾道立撫軍素剛鷙坐堂上見先大夫至恚甚良久曰吏報某地賊起吾待公至將急撲滅之奈何來姍姍者先大夫曰以吾料之必無是事撫軍憮然曰觀察能以百口保鼠輩乎先大夫應曰諾且請曰適倉卒未蓐食煩公爲某置食食訖出呼騎士譙讓之曰撫軍趣吾會食向驚呼奚爲者市人皆謂傳聞實謬某地亦無所謂賊也撫軍舊有標兵議立營房海陵之民惶懼不知所出先大夫切陳不可狀

撫軍爲罷營房先是兵備道李駐海陵至是奉撫
軍移駐廣陵海陵之人相與謂曰我公吾儕賴以
生者安可一日去耶相率人然一香奔海陵署願
留公永駐香烟繚繞至不辨堂上下平時巡行往
來廣陵海陵高寶間舟行至界百姓郊迎數十里
外牽舟挽索城中設香案老稚匍匐仰視皆曰我
公來矣郡城建立生祠祀之刻石紀功至今過其
地者多徘徊不忍去也治狀上司勳
天子嘉先大夫績擢遷閩臬去廣陵日傾城遮留
如失怙恃號聲動天地先大夫灑淚以行時
王師初入閩山海之間叛復無常先大夫從杉關

入邵武邵武去省會尚七八百里在萬山中爲江右門戶又八閩上游斗大孤城無兵無餉先大夫既至進不能達會城遂于郡中蒞任身任城守責城外烽火燭天士民皇皇無所措先大夫日則率健卒披甲持戟戰山中夜則獨守城樓磨楯賦詩吟哦之聲與刁斗相間建詩話樓祀宋嚴滄浪其上拔邑諸生能詩者日與倡和有萬山中詩之刻與叛將秦熊等相持八閱月計窮來降先大夫察其詐恩結之秦熊窺城中無餉外無援者敢戰之士惟先大夫蒼頭百十人餘老弱不足慮乃與其黨謀以某夜四鼓復叛屠城其部下有爲先大夫

用命者日暮叩戟門告變先大夫秘不發惟密戒更鼓通夜祇二下勅甲士夜半舉礮攻其無備賊多在夢中間有甲者炊者擁良人婦臥者驚謂兵從天降未三鼓而殲叛卒三千人四山之賊聞之皆焚營寨逸去邵武遂成安土江右亂兵不敢過邵武一步而建寧之賊亦不能與江右通以故王師得一意收復建寧而無上游之慮閩省既粗定有司乏人先大夫既入會城以臬憲兼兵備督學海防三篆當是時羣盜滿山百姓無聊賴桀驁之徒從軍來求爲假令長星置碁布郡邑間先大夫逐奸吏鉏豪強除侵漁之弊撫綏流亡閩省賴

以安已丑先大夫念先封公朱太淑人春秋高求代

覲過金陵旦夕省視無何復入閩巳遷閩右方伯兩粵亂

廷議先大夫嫺兵事以兩廣總督推會有以先大夫治閩久得閩人心閩亂未大定字仍留閩而大府有忌者凡閩疆有萑苻警卽以委署如上杭有曾省之亂則委代汀南道建寧有陳和尚之亂則委代建南道延平有吳賽娘邵武有耿虎之亂則委代守建道先大夫惟命是馳或戰或撫所至無不安堵最後海寇鄭成功復據廈門反漳泉間無

全城圍困漳州數閱月兵民死者七十餘萬人三十里內外皆戰壘王師赴援雀鼠告匱大府復以漳泉屬先大夫時先大夫代守建道奉命即行從金戈鐵馬中破圍入漳鳩遺民守之治芻粟繕軍實民殆不知用兵者稍稍復業贖良家子女千餘人招民認視不十日皆完聚漳南城外骸骨堆積纍纍先大夫亟貲令標下守備霍君時御掩埋之限日冊報約十餘萬署泉泉去漳近治泉亦如治漳漳泉濱海負山其中居民各結一寨以聚宗族計十有四寨是時海艦出沒不常每秋熟輒來徵餉百姓爲之困憊

以其界於兩岐又不敢不應一夕大帥集將士召
先大夫言諸寨負固通賊助餉當屠滅而士卒已
具甲蓋奸民以各寨富實告諸將利爲之先大夫
具言其不得已狀以身保其無他傳諭各寨牛酒
勞
王師大帥遂止十四寨百萬生靈全于先大夫一
言癸巳遷閩左方伯
本朝定鼎以來漢人無爲左轄者有之自先大夫
始先大夫歷徧閩疆備悉民間疾苦思有以噢咻
蘇息之表率郡邑吏一以寬慈爲尚凡一切漏規
盡皆除去大署二牌於堂一云收銀不用火耗發

銀即是原封一云批到即收銀收完即領批一時
閩士始忘征繕之苦省會多狡獪不逞之徒結五
頭社縱橫鄉曲良民受其害有司不敢誰何先大
夫擒治皆伏法甲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方伯
內召亦自先大夫始計先大夫在閩前後八載去
邵去漳去汀泉去延建百姓攀轅卧轍號哭震天
地去省之日至於閉門毀橋梁不使先大夫行有
孺子百餘人望而號曰小人皆公至始生者使公
不活我父暨我母安得有某耶遮道不使去先大
夫亦哭失聲自藩署達洪塘三十餘里香烟不絕
三步五步設酒筵先大夫各盡一觴至大醉不忍

却至白下拜先封公暨太淑人於子舍初先大夫
在閩以道遠不及迎養請告之書十餘上大府以
無例不肯代請既歸依依不欲行先大父責以大
義謂
本朝漢人
內召自爾始不次之恩大矣奈何以私情顧戀耶
先大夫涕泣承命勉行至都下慨然曰身自閩來
不以閩事告是負閩且負
國恩矣于是特上封章極言閩事
世祖皇帝密封下部旋見施行又以用兵機宜六
事

世祖皇帝亦秘之後俱蒙採擇行之由此淡見器
重擢總督錢法戶部右侍郎未閱月復推少宰當
先大夫入告閩事時聞者咋舌曰禍自此始矣未
幾爲閩督佟代所搆是日先大夫適奏事
便殿
世祖皇帝頷問甚溫趣
賜茶見近侍手持章奏頷之微哂語秘不得聞先
大夫出乃知即讒疏也得
旨令先大夫引奏自白奏上立報可事下閩中丞
勘而先大夫以本官待命於邸蓋異數也時代尚
在閩將以意爲獄毛縶煆鍊無不備至後奉

上諭赴閩對簿及至閩則代已罷官去閩人擁先
大夫訟寃者日千百計承問者優游不敢决未幾
海寇乘虛入樓船揚帆如蟻并力疾趨以襲會城
縱火焚南臺烟燄灼天砰磅之聲震地時中丞空
公請告而大帥又遠出求他盜孤城晝閉城中疲
卒不滿千無十日之需勢甚危急中丞引官屬坐
睥睨旁計無所出市民聞變倉卒羣呼曰是非我
周公不可中丞左右顧曰吾幾忘司農司農固數
四保全閩疆者事急矣全城之策誠非司農不可
乃船卒紳衿父老致詞先大夫先大夫逡巡讓謂
孤臣待罪不復知旦夕安敢以國事倖中丞屬益

篤固請再三而以西南壁所謂射烏樓者屬先大夫射烏樓者當賊衝城又最卑手可攀而上分守諸公所爭避先大夫任之不辭于是相率登陴進長吏偏裨定方略部勒父老子弟守具一日夜悉辦刁斗斥堠如大軍壁壘越二日賊攻西南隅甲光鱗集十餘里鉦鼓聲震城中屋瓦皆飛先大夫晏坐自如食頃益薄近乃徐起審視親發巨礮賊中軍甲光亘裂一道如電紅塵熠熠動千萬人一時應聲糜爛三渠帥夗焉賊大潰夜雨賊復合負木扉乘雨急攻先大夫麾蒼頭子弟下矢石身以大黃射賊當賊合圍時不知先大夫在行間至是

揚言曰若昔所恃惟周公今去官若輩安早下我
先大夫免胄示之賊大驚乃宵遁旦日中丞以下
羣詣先大夫謝曰閩人士自今以往之歲月公延
之毋論吾屬矣中丞疏于
朝有物望素隆士民愛戴手放巨礮擊处賊渠三
人餘賊潰遁等語先大夫逡巡謝口不言功歸聽
質之所居久之觀察使者上黨程公之璿至會江
寧王公仕雲武進吳公琪滋高郵孫公開先渭南
田公緝馨江右盧公圖龍五司李會鞫具獄詞甚
晰程公閱案牘撫几曰乃有是耶據案草牘卽日
列誣狀上中丞閩久旱牘具大雨傾注民爲作歌

曰東卷雨云戊戌中丞空公請告去後至者不敢
任以先後讞辭入奏
詔逮下刑部訊緹騎至閩百姓爲之罷市闔城痛
哭失聲或解囊助裝或請馳
闕下擁緹騎不得前父老子弟扶携效舉旛負鑕
故事緹騎亦感動泣下閩人高兆作四泣紀記其
事至都頌繫請室中明年即訊當是時株連爪蔓
者千餘人在閩拷掠死者三人下司寇斃三木者
又二人有司平反先大夫寃逮及死道路者一人
庾死者二人餘皆瀕死者數矣卒無一人誣服又
一年具獄是時

功令嚴切所司不敢輕擬頼
世祖皇帝察先大夫寃故緩之不一月遣大臣慮
獄首訊先大夫全閩狀人始知
世祖皇帝聖意云
朝讞時烈風忽起吹牘入雲中由是寃益白
廷議猶以例欲徙塞外會
世祖皇帝憑几之際亟沛德音釋在繫諸人呼名
至先大夫內大臣曰單有綠頭牌赦爾爾大臣也
安望
闕謝先大夫嘗謂孤臣始終得不死者皆
世祖皇帝恩也未幾則聞

今上詔冢宰錄守閩功而部議以監司用先是蒙
難日先封公及朱太淑人相繼卽世先大夫抱終
天恨至是奔赴白下痛哭先封公太淑人柩側有
如初沒營葬後拜青州海防之
命青州近濰濰人負老携幼絡繹道中望見先大
夫旌節扳車灑涕謂數十年不得見生我者復見
於此如孺子之歸慈母也青故多豪黠走險不馴
假條欠利害便宜以齮齕諸長吏諸長吏不敢問
先大夫悉捕案治如法諸州邑奸胥每持牒橫索
鄉曲甚且縶其妻子所至騷然愚民不敢白有司
先大夫禁之著爲令甲辰青齊大旱蠲租之

詔初下先大夫慮吏胥上下其賦籍恣中飽遲旦夕必有以催科致斃者卽馳騎州邑

綸音布諸衢後始聞之有司立取賦役籍白之中丞民受實惠是時逃人之禁甚嚴而貧民非力作不得食乃催役者無由致詰惟視携有鉏具者乃肯予直先大夫捐俸爲鉏具數千以施貧民民賴以得直靑自是遂無竊盜及

天子憫念民艱遣部臣賑濟先大夫馳單騎從部臣暴烈日中遍歷諸州邑察貧富虛實俾人人各得沾潤洰定湖界樂安壽光間產葅葦賦無常額

朝廷遣重臣四人丈沮洳地如冊

勅中丞諸監司嚴覈之先大夫遂請蠲連年逋欠蘇民困報可而先大夫得行其志者尤在以至誠感動中丞知無不言中丞亦卽力請於

朝民受其利無算至若青民强曾輕生健訟甚有以小忿爭搆大釁冐昧卬

闕廷至計無所之甘心一死投繯殞命而不顧者比比皆是先大夫委曲開導娓娓數千言皆里巷常談婦人孺子相與傳說感化盡成馴俗青齊平心錄一書遂爲告條創式而卬

闕及投繯者遂絕有客過濟南逆旅偶言及先大夫主人涕泣曰是故生我者披帷引客視所奉先

大夫生位且日不獨小人青齊十萬戶咸如此也遷江南督糧道先大夫以江南生長地墳墓於斯姻婭於斯因上書大府欲投劾去大府上之於

朝部議

本朝無兩籍例趣視事先大夫忽忽不樂勉強受事漕餉既號難治而江南爲尤甚諸弊叢積前人遺之後人後人復遺之後人不可究詰胥吏易爲奸僞先大夫下車卽清察積弊置積蠹三人於法漕政肅然有司積欠漸完十之六七顧督糈急上供似於地方無責然漕粟率取之田賦漕事既飭運弁不得苦患有司旗甲亦不得苛虐百姓百姓

實蒙其利而大不利于奸吏及旗弁諸不法者兼
伏法之家啣怨相構結惑亂當事乃先大夫久蓄
拂衣之志解組日即閉戶不與外事明年事寢方
期不孝輩婚嫁漸畢放懷爲五岳遊以舒數年鞅
掌患難之鬱鬱何圖忽焉微恙乃遂舍不孝輩逝
耶嗚呼痛哉先大夫方頤豐下河目珠耳吐音若
洪鐘安步如峙怒而有德容性坦率胸有欲言必
發於口人有以非意干者雖甚至面斥詈即善遇
之如初每以鯁直見嫉羣小始終自信不稍挫也
自少至貴顯事先封公及太淑人備極色養及今
歲時展墓輒揮淚如孺慕與家淑人相敬如賓至

庭訓不孝輩讀書勤學外勅以居心厚接物謙江南華修後生輩易爲薰染願爾等勿效之也先封公生先大夫及先叔父靖公太學公伯仲二人先大夫友愛太學公數十年如一日朝夕所急無不先太學公而後自及太學公亦事先大夫如嚴父合爨三十餘年至先大夫擢憲副不孝輩漸長先封公乃命析居先大夫生平不問家人產惟置一庄種柳萬株將爲歸老計至此舉以付之太學公雖日糴升斗不顧十餘年來雖有析產名實無分彼此也庚戌太學公捐館舍先大夫一慟幾絕自爲文祭之屬稿時淚滿紙上見者皆感動泣下撫

舍弟在梁一如已出故溧水令馮公派爵爲家叔
人兄又不孝孤從姑父也罷官後以貧故所遺三
喪未舉表弟震等藐諸孤無所歸先大夫爲之畢
喪葬飲食教誨俾震得成立入學汴梁有聲庠序
先大夫嘗曰可以無媿親故矣張孝廉民表先大
夫爲諸生時有文字知汴水覆城闔漂沒殆盡先
大夫命太學公覓其遺孤允集於河上允集甫十
一齡載歸撫之成立以呼
嵩過人梁携返鄉里復其故産之爲人佔奪者南
陵盛此公與先大夫爲垂髫交不得志于時嘗語
先大夫曰余不久於世矣子曠代才也異日必大

貴若擁節江上題我墓曰盛此公埋骨處于願足矣後先大夫備兵廣陵憶其言寓書南陵令爲勒石墓上贖其田供盛母饘粥又贖其讀書之屋祀此公其中俾其老僕世守之序其詩文刻之廣陵金陵茂才陸可三亦垂髫交也嘗從先大夫入閩行次光澤得暴疾疾篤先大夫爲文禱於神願減齡延其生及物故爲之經紀歸櫬卜地葬之爲其子完姻吳門林若撫老而善詩庚午秋吳泉香開星社于高座寺社中餘姚黃太冲桐城吳子遠與先大夫年皆十九若撫賦詩爲贈有云慈恩他日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蓋期之也後先大夫與

子遠俱登第惟太冲以明經終及先大夫官閩中
北上日訂若撫出山是日若撫適病卒因厚遺其
子爲若撫含殮具又返故人艾千子之喪于豫章
葬詩人陳鴻趙珣之骨于閩爲林古度營窀穸于
金陵先大夫不忘故舊篤于亾友者大率如此其
他振人之急憫人之危貧不能嫁者助之奩歛不
能葬者與之賻視人之事如巳事不憚忘身救之
以全善類不可更僕數而口不自言人亦未盡知
也仕宦三十餘年官至卿貳家無中人産生平甘
淡薄恆如布衣自奉有人所不堪者而以友朋爲
性命客至必置飲飲必共醉坐間常置一簿與賓

客言及海內人才某某能文章某某敦行誼即筆之以故深山窮谷有一長足錄者未嘗不在先大夫意中也三十年來在官在難每晨興即離寢所出外庭盥櫛飲歠畢就其處夜分讀書非漏四下不寢至於所在官署輒別置一室題曰陶菴圖靖節像自書歸去來辭於上而祀之故雖服官三十年未嘗一日不作田園之想會稽陳洪綬以爲出則爲諸葛武侯處則爲陶彭澤常合而爲之圖先大夫謙讓未遑也自束髮受書篤好詩古文詞每歎數百年來此道幾絕謂古文宜以龍門爲宗而以廬陵爲導而又厭夫佻薄以襲膚貌者詩則膚

七子戔竟陵藺驛騎兩家者生平論詩壹前修當
使移易不動勿爲馬首之絡常舉以語人記先大
夫襄坐請室中獄事方急先大夫與黃山吳君宗
信冬夜擁絮共爲詩漏下數十刻嗚嗚不止有北
雪集長安爭傳之送徐存永遊大梁時先大夫方
對簿伏堂下堂上詬訶聲如虎搒掠號呼聞者股
栗先大夫據地從伍伯借不聿作詩立成二十截
句句皆驚人見人詩文可存者稱之惟恐不盡而
尤加意於闡幽豫章王于一客死武林先大夫爲
刻其遺又海陵吳埜人苦吟海濱貧病幾死鄉里
相率爲揶揄先大夫版行其詩自是人知有海陵

詩人吳埜人又嘗刻秦京王王屋阮太冲張林宗
詩文爲天中四君子集至于藏之笥中者一字一
句不忍散軼遇有可表揚即爲表揚之所選尺牘
數集雖三數句必登人多不習其姓名先大夫以
奬勵人材爲急即一技一藝之士惟恐其淹没不
傳嘗繪事凡山巔水涯窮巷蕭寺中有以繪事名
家者識與不識無不賜致品第論定鵝尾馳頭嘗
載以自隨客至出而誇示或風雨晦明鬱鬱多所
不樂則一展函繙睇怡然自得也晚年擬搆讀畫
樓藏之一時名人皆歌咏紀其事精六書之學古
文湮没謂可藉以識字者惟印章耳故于印章一

道尤精鑒別客有以印章贈者先大夫爲之商較屬易置其點畫繁簡曲直無不憮然自失當閩獄成疏上且不測而先大夫方與同繫黃濟叔辯難字畫攷訂章法往復小札幾百紙紙皆蠅頭細書中有一札云今日當得

旨束衣待之所謂時至則行也又一札云今日尚不得

旨又活一日卽屬濟叔爲作又活一日印人皆謂先大夫有畫癖有印癖先大夫領之而已喜藏墨歲暮嘗約同人爲祭墨之會後以獄急諸玩好盡售去以繼饘粥作四賣詩一時傳誦善書尤好漢

隷戲以相字決人休咎每多奇中事詳字觸中先大夫讀書既手不釋卷而鑒識又復種種經濟之餘迄無暇刻每賓客宴集抗論今古旁及山川草木方名小物藝事談諧無不縱横博辯娓娓不竆日以爲常人人飽所聞而去易簀之後遠近聞者咸曰風雅道息矣嗚呼痛哉先大夫見背之旬日里人有江行者與山左人同舟聞先大夫訃音其人撫膺痛哭里人曰若受周公恩耶其人曰周公兩造山左人皆德之聞其没不知涕泗之何從耳嗚呼痛哉辛亥歲暮不孝在浚以教習旗塾暫告歸今年春先大夫命偕不孝在延返大梁應鄉試

不孝輩猶依依戀膝下先大夫色不懌立遣行嗚呼豈知遂成永訣耶六月廿五日猶得先大夫手書曰老人平善爾盡心勿負厥職又曰秋闈漸近爾勉為一戰庶幾得當亦足慰老人墨瀋未乾豈知前二日先大夫已棄不孝孤哉嗚呼痛哉先大夫家函字畫必精好是書數言耳又誤書一字心已怦怦動得諸弟字乃曰偶感風寒幸稍安矣不孝孤詎能一刻安因星夜馳歸詎意途次遂聞見背耶瀝血填膺不孝罪通于天尚可蒙面人世耶嗚呼痛哉聞先大夫未恙時一夕夢亾僕龔正者腰刀帕首借儀從甚都跪而迎曰請赴治所先大

夫吉服坐堂上吏以牌進先大夫援筆判日爲初六二字醒而淡訝之龔正者故健僕也有膂力善騎射先大夫每登陴正多在行間前一歲死先大夫時時嗟嘆之至是夢其來迓自謂不祥至初六日疾果篤遂致不起嗟夫韓擒虎一健兒猶云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矧先大夫文章功業如許耶生平著作甚富前歲一夕慨然曰一生爲虛名誤老期聞道何尚留此耶命盡火之今所存者賴古堂文選二十卷賴古堂焚餘詩文集二十四卷因樹屋書影十卷字觸六卷閩小紀四卷同書八卷鹽書八卷蓮書四卷尺牘新鈔十二卷尺牘藏

存集十六卷尺牘結隣集十六卷刪定虞山先生
詩人傳四卷讀畫樓畫人傳四卷印人傳四卷入
閩紀一卷耦儁四卷諸雜著小集不能備載皆行
於世先大夫行圻三十七諱某字元亮號櫟園又
號減齋生於明萬曆壬子年四月初七日子時終
於
皇清康熙壬子年六月二十三日午時享年六十
有一元配馮淑人故太學馮公育民女溧水縣知
縣派魯妹生六子長不孝在浚貢監生考充國子
監官學教習娶段氏前光祿寺署丞段公廷璋女
已酉科舉人一潔妹文在揚幼有神童譽聘吏部

尚書加一級郝公惟訥女未娶殤次在延河南開
封府祥符縣庠生娶江西鄱陽縣知縣鄧公士傑
女次在建國子監監生娶翰林院少詹學士方公
拱乾孫女甲午科舉人育盛女次在都國子監監
生娶江西總鎮袁州臨江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
同知趙公應奎女次在青幼未聘女六人長適京
府經歷王公朝宸孫茂才道濬公子壬子科舉人
廷棟次適浙江督糧道布政使司叅議張公天機
子河南蘭陽縣庠生賁三適戶部員外郎顧公起
貞曾孫茂才玆祚公子江寧縣庠生淳四適巡撫
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公國興子國子監監

生世慶五許字國子監監生王公重子國子監監
生者垣六許字提督江南等處地方總兵官太子
少保左都督楊公捷子官蔭生候選治中楙綸孫
三曾舉仲舉在浚出留舉在延出俱幼未聘孫女
一在浚出一在建出幼未許字嗚呼不孝孤少而
童昏不能習知先大夫行事稍長又未嘗一一詳
記之惟就耳目所彰彰者稍存槩略伏乞
當代大儒鉅公憐不孝孤忍死而待
如椽之一言其
俯賜之狀誌傳表以不朽先大夫不獨不孝孤啣
結即先大夫亦光榮於地下矣曷勝泣血哀懇之

至

賴古堂集附錄

賴古堂集序

吾友吳孟舉歸自燕亟稱周雪客之賢也余至金陵因見之則孟舉之言信相得驩甚雪客泫然出其翁櫟園詩文曰先子於喪亂顛躓之後舉平生所作畀之東炬此其流傳於知交而某收羅得之者也故名曰焚餘而吾子試序焉予謝不敏不能序大人先生文也雪客曰固知子雖然以某故也必序之余受讀而歎曰子知而翁之所以焚乎知其焚而存之是也不知則益之焚也亦如其不存坐客咸起曰何謂也曰古之人自焚其書者多矣有學高屢變自溥其少作者有臨沒始悔不及爲

謂此不足以成名而去之者有刺促恐遺禍而滅者有惑於二氏之說以文字爲障業者有論古過苛不敢自畱敗闕者甚則有侮叛聖賢狂誖無忌自知不容於名教故奇其跡以駭俗而自文其陋者其焚同而所以焚不同也今櫟園舉前後悉焚之未始以昔爲非也焚之後又未始不復作也其書又不觸忌諱不墮魔外屬屬焉以古之作者爲歸然則櫟園之所以焚又必有不同於古人者矣嗟乎櫟園以卓犖跌蕩之材夙負令譽天閑之上騶羣龍之腹尾也中州南國水委土附揖元禮於舟中醉正平於座上望者以爲神仙不測其所屆

也忽焉天地震盪刦灰畫飛猿鶴蟲沙蒼黃類化淚平痛定一時同學厪有存者宇內屈指櫟園歸然其一也雪樓草廬豈異人任迺天下方乞膏馥於櫟園櫟園且取而煨燼之何歟兔園糞溲重自珍戀猶什襲繅藉況著作如櫟園非有所大不堪於中而然歟余是以惜其書不如悲其志也豪士壯年抱奇抗俗其氣方極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爲千里始驟不受勒於跬步隱忍遷就思有所建立比之腐儒鈍漢以布給終斂村牖固夷然不屑也及日暮塗岐出狂濤險穴之餘精銷實落回顧壯心汔無一展有不如腐鈍村牖之俯仰自得者吐

之難爲聲茹之難爲情極情與聲放之乎無生彼方思早焚其身之爲快而況於詩文乎哉然則從其焚而焚之乎又不然焚者志也其不可焚者書也知其焚又知其不可焚使他日不自焚以得乎櫟園之所以焚是在雪客而已南陽村白衣人呂留良序